

#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基于微观决策新视角的研究综述\*

● 冯 阔<sup>1</sup>, 王晓飞<sup>2</sup>, 郑舒予<sup>3</sup>

(1. 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北京 100081;

2.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3.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近年来,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也从宏观层面延伸到微观个体层面。其中,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新模型较为系统地解释了贸易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新问题。文章通过对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得出:在作用途径上,贸易自由化能够改变劳动力市场条件,进而影响个人或家庭的教育决策;在作用效果上,贸易自由化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决定因素,但其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受宏观需求与微观供给的共同作用。此外,技能偏向型的贸易扩张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教育决策;要素禀赋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0;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17)06-099-09

在人力资本积累与贸易自由化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中,有关人力资本积累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面,国内外已有研究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本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研发效率与生产技术水平,进而影响其国际贸易地位,因此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与贸易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开放与发展。然而,逆向来看,涉及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及作用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且多数国内外研究未能将作用机制建立在微观决策基础上。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厘清贸易自由化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宏观层面)与个体教育决策(微观层面)的具体作用和途径,以便重新审视贸易自由化进程对内源性经济增长的作用。

## 一、宏观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积累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自“里昂惕夫之谜”提出之后,其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逐渐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自由贸易会如何影响人力资本?在宏观层面上,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给出了不同答案。

### (一)自由贸易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自由贸易能够带来物质资本的迅速积累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物质资本的迅速积累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保障,人力资本也就随之加速积累(Stocky, 1996)<sup>[1]</sup>。在理论研究上,Harris等(2013)<sup>[2]</sup>利用小国模型揭示了人力资本随对外贸易发展而提高的动态过程。新增长理论

\* 收稿日期:2017-11-10

作者简介:冯阔(1994—),男,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王晓飞(1993—),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贸易、农村发展;郑舒予(1994—),女,浙江舟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认为出口导向策略相比于进口替代策略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Balasubramanyam等,1999)<sup>[3]</sup>,其主要原因是出口导向策略更具开放性:特定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对外贸易活动(尤其是FDI)中,较容易获得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外部性。进一步而言,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增加了生产过程中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需求。同时,贸易自由化会扩大发展中国家技能型与非技能型工人的工资差距,从这一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应当更快(Acemoglu,2003)<sup>[4]</sup>。而在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实证研究中,Robertson(2007)<sup>[5]</sup>证明了墨西哥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实现了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Hong Zhong(2008)<sup>[6]</sup>通过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流入对我国中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产生了正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其表现更加凸显。

## (二) 自由贸易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然而,有些学者并不认可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一定存在正效应的结论,反而认为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存在着“锁定效应”。一方面,在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小型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发挥比较优势,专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就能从中获利,而这些产品只需要较少的人力资本投入(Saarenheimo,1993)<sup>[7]</sup>。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由于需要不断降低国内产业保护程度,当某一产业贸易保护政策削弱后,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会造成该产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率下降,反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Long等,2007)<sup>[8]</sup>。在实证研究上,Cortes(1999)<sup>[9]</sup>认为FDI大量流入泰国这类低知识技能与管理水平的国家,给其人力资本积累带来了负面效应。由此可见,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制约因素,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通过自由贸易获得人力资本的积累。

## (三) 自由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综合分析

实际上,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过程有着复杂的作用机制,这一关系受经济环境与各种具体经济变量的综合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以

要素禀赋理论(H-O)为核心的多种模型对这一复杂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性阐述:首先,在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通常存在差异,如Wood等(1999)<sup>[10]</sup>通过要素均等化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产生“锁定效应”;其次,在具体作用机制与途径方面,不少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是通过工资价格信号、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信贷约束等多种途径发挥作用,其作用效果还会受到收入分配、财富代际转移以及信贷约束等因素的制约(Owen,1999;Ranjan,2003;陈开军、赵春明,2014)<sup>[11][12][13]</sup>。在实证分析方面学者们也印证了这种复杂作用机制的猜想:Le Brun等(2011)<sup>[14]</sup>通过对普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引致的制造业扩张对墨西哥人力资本积累存在着多种效应。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的确对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正效应,而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并不明确。因此,贸易自由化对特定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效果要视具体国情具体分析,政策制定者并不能通过自由贸易政策就一劳永逸。但仅通过国家或地区宏观层面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不考虑贸易自由化进程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自由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与途径将始终是一个“黑箱”,这会导致政策实施处于仅有理论与战略而缺乏具体措施的尴尬境地。一旦作用机制或途径不清晰,许多“延伸性问题”也就无法解决:首先,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作用的差异不能很好地解释;其次,国家内部同一地区不同群体之间,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的异质性容易被忽视;最后,由于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会受到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微观个体决策,就无法明确不完全信息所产生的干扰效应。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求H-O模型的进一步修正与拓展,也要求实证分析的进一步深入。

## 二、贸易自由化与个人教育决策

毋庸置疑,个人的教育决策与国家整体的人

力资本状况密切相关:劳动者教育水平反映着特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现有状况。就微观个体层面而言,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归根到底是劳动者接受学校教育 with 职业培训的过程,其中接受学校教育无疑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一环。劳动经济学研究表明个人教育决策必然会受到劳动力市场条件影响,因此,贸易自由化也会通过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变化影响家庭或个人教育决策,进而影响特定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

### (一) 劳动者教育决策的行为假定

以往研究常将教育视为正常商品,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才会增加工人收入,因此工人会倾向于减少工作而增加教育投入,但这种假设难免会受到质疑:多数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并不是快乐的,反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青年学生是否继续接受教育对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十分关键,而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对个体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假设——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假定:无论是在校青年学生,还是已经入职的工人,在决定是否接受进一步教育时需要比较当前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替代效应)与未来预期收益(收入效应)。从青年学生个人行为决策来看:一方面,青年学生通过接受教育能够提高未来预期收益;另一方面,在校学习就意味着放弃当前工作的收入。社会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会改变职位需求和工资结构,影响人们对机会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判断,进而影响到不同人力资本类型劳动力供给(曲曙光、彭碧玉,2011)<sup>[15]</sup>。

部分学者据此提出:最低工资标准损害了人力资本积累,因为它降低了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即抬高了受教育机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教育的预期收益(Rice,2010)<sup>[16]</sup>。青年学生是否接受教育受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因为在校青年学生辍学参加工作往往被支付最低工资,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个人教育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比较。从实际政策来看这种负面影响的确不容忽视:1996年,美国克林顿总统为提高底层劳动工人的生活水平,抬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一政策同时

增加了青少年的辍学率,损害了长期经济发展(Duncan等,2003)<sup>[17]</sup>。

很显然,除了工资差异以外,个人教育决策也会受到年龄、能力、父母双方的教育背景以及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Becker,1993)<sup>[18]</sup>。比如在有关个人能力因素的研究中,Loi(2001)<sup>[19]</sup>曾提出学业成绩论,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当最低工资提高之后,会有更多学业成绩较差的学生选择辍学去工作,而学业成绩较好的学生仍然会继续接受教育。因此,个人能力差异也成为之后理论模型研究的重要假设之一。

### (二)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教育决策的影响

与许多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相似,贸易自由化同样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条件来影响个体决策。近年来,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贸易自由化能够减少童工数量(Edmonds等,2005)<sup>[20]</sup>,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Arbache,2004; Topalova,2007)<sup>[21][22]</sup>。这种影响被称为贸易自由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与前文宏观视角下自由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结论相似,这种劳动力市场效应在不同国家也呈现不同的特性。

仅从实证结果来看,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较为一致,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动态数据表明,美国在传统贸易部门的工作损失主要来源于贸易,并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旧产业淘汰,而是来自中国进口的冲击(Artuc等,2010; Autor等,2016; Bernard等,2006)<sup>[23][24][25]</sup>。Andrew Greenland等(2016)<sup>[26]</sup>在Autor等人(2016)<sup>[24]</sup>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来自中国进口的冲击如何影响美国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千美元的进口冲击,贸易部门中没有高中学历的雇员与拥有高中学历雇员的比例就会下降1.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进口冲击挤占了美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导致未完成高中教育的青少年就业前景低迷,原有教育机会成本与教育预期收益的均衡被打破,更多学生选择继续接受教育。Hickman等(2011)<sup>[27]</sup>发现离岸外包与国外移民也有着相似的作用,导致美国部分工人从而通过社区大学学习提高了自身的受

教育水平。

通过研究个体教育决策,能更深入地了解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同时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也变得清晰明确。自由贸易导致的工资提高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近期研究证明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的确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教育水平提高、中产阶级扩大的重要原因: Ravallion(2009)<sup>[28]</sup>与 Dollar 等(2013)<sup>[29]</sup>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通过开展国际贸易迅速扩大中产阶级数量,并且多数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率要高于经济平均收入增长率。同时,对越南、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之一是带来了教育水平提高。但反过来说,自由贸易导致的工资提高带来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情形也同样存在。Atkin(2012)<sup>[30]</sup>通过对1986—2000年墨西哥贸易改革时期普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制造业出口贸易的迅速扩张改变了当地教育分布情况。具体而言,墨西哥出口制造产业迅猛增长,对初级中学学历劳动力的需求迅速扩大,而且出口部门提供了高于当地劳动力价格的工资,这造成了短期内大量初中、高中学生的辍学,并且高中升学率迅速下滑,对墨西哥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诸多不利的影 响。Edmonds(2009)<sup>[31]</sup>在印度数据中发现了相似的情形:1991年印度突然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对学生教育造成了不利的影 响,损害了城镇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应当注意的是,虽然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存在阻碍作用,但以上研究仅证明这种阻碍作用发生在特定学生群体或者特定地区中,并且都是由于短期贸易冲击与波动造成的,因此,目前并不能否定贸易的开展在长期中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

### 三、微观视角下的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

如上所述,近年来部分学者实证研究已经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个人教育决策存在劳动力市场效应。在此微观基础上,原有要素禀赋理论研究需

要进一步拓展以适应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其延伸性问题研究的新要求,原有分析框架与分析内容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 (一)人力资本积累受宏观需求与微观供给行为的共同作用

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早先理论倾向于宏观需求方向的分析,认为国际贸易与全球化会通过改变技术工人需求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们曾认为人力资本需求决定了国家人力资本结构:在初始人力资本给定的情况下,贸易冲击首先引起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而需求变动又会自动调整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尽管整个过程存在着一定的如失业等的短期调整成本(Matusz 等,2002;魏浩,2013)<sup>[32][33]</sup>。随着贸易模式逐渐由以产业间、产业内贸易为主转变为以产品内贸易为主,国际分工日益清晰,各国均按自身比较优势形成较为稳定的劳动力需求结构。Stolper-Samuelson 定理表明,低技能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会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技能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会专业化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贸易开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进步推动着生产工序的国际转移,而劳动力市场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Dornbusch 等,1977)<sup>[34]</sup>。

实际上,人力资本供给同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受到个人教育决策的影响。宏观需求变化必须通过影响个人教育决策行为才能达到改变人力资本积累的目的,所以仅考虑宏观需求方面既不能全面地分析问题,也无法将分析具体到每个个体的决策过程。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实质上是人力资本内生决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宏观需求与微观供给的共同作用,所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要素禀赋理论的拓展模型成为了该问题的主要分析思路。当前,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个体教育决策层面,认为:每个个体的教育决策加总共同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结构。首次将劳动者教育决策纳入国际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的是 Findlay and Kierzkowski(1983)<sup>[35]</sup>。如前文所述,劳动者在教育成本与预期工资差异之间权衡,决定是否接受更高的教育水平。Find-

lay and Kierzkowski (1983)<sup>[35]</sup>对 H-O 与 H-O-S 模型进行进一步拓展, 开创性地内生化了人力资本投资, 构建出两种要素、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 每个贸易参与国的技能型工人工资差异决定着贸易模式与比较优势; 贸易自由化会强化国家间人力资本初始禀赋的差异。Findlay and Kierzkowski (1983)<sup>[35]</sup>的主要贡献是在假定劳动者接受教育面临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基础上, 将 H-O 模型立足于微观个人或家庭教育决策行为, 进而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 (二) 贸易自由化不止是决策环境, 更是影响个人教育决策的决定因素

最初理论研究将贸易自由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的变化, 反映在模型上就表现为从封闭经济模型转变为开放经济模型的过程。Bougheas 等 (2011)<sup>[36]</sup>通过构建小国经济与有限财政支出的模型, 重点分析讨论了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为实现人力资本迅速积累所采取的最优教育政策。他认为, 无论是封闭经济还是开放经济, 发展中国家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转变贸易模式, 国家教育政策的作用就不容忽视。在开放经济中, 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国际借款才能达到最优的教育财政支出, 从而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此外, 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 个人教育决策 (即人力资本投资) 除了要考虑教育成本与工资差异, 还需要考虑其他各种特殊因素的影响, 比如劳动者年龄、国家教育政策、信贷约束等 (Ranjan, 2001; Moro 等, 2004)<sup>[37][38]</sup>。同时, 非技能劳动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不仅要付出有形成本, 还需要付出无形的努力成本, 而生产过程中信息不完美以及契约不完善引发的讨价还价问题也影响着个人教育决策 (Blankenau 等, 2006)<sup>[39]</sup>。

然而, 仅把国际贸易与经济开放作为决策环境并不能很好地体现贸易自由化的作用。部分学者在 FK 模型基础上, 将贸易全球化、自由化作为影响因素纳入模型分析中, 发现其对国家内部人力资本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Falvey 等 (2010)<sup>[40]</sup>通过构建三类劳动要素 (无技能、

低技能与高技能)、两种生产部门的贸易模型, 研究了贸易全球化对国内不同群体的影响。一般而言, 教育回报是关于个人能力的增函数, 同时是工作年龄的减函数; 无技能劳动者虽然自身禀赋不同 (能力强或能力弱), 但可以选择通过教育与时间投入, 改变无技能身份, 转变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种类型劳动力。为了进一步简化分析, Falvey 等 (2010)<sup>[40]</sup>假定接受教育培训后成为低技能与高技能的劳动者调整到合适工作岗位的过程是同时发生的、且是无成本的, 劳动者选择技能升级后的工资是预期固定的。最终研究认为, 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改变了原来劳动者技能升级的工资“门槛”, 这对年轻且能力强的劳动者更为有利, 因为他们更容易进行技能升级, 而年纪较大或能力较差的劳动者福利会受到损失。此外, 未预期到的贸易自由化并不会改变劳动者的技能升级决策, 但会提高进行技能升级后能力较强的劳动者福利, 降低其他群体的福利; 而可预期的贸易自由化会让劳动者提前决定是否进行技能升级。

在上述作用效果下, 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间人力资本结构必然会产生两极化趋势。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数据表明群体间教育水平差异正逐渐扩大 (Goos 等, 2007; Autor, 2006)<sup>[41][42]</sup>。近年来的实证分析更是表明贸易自由化是造成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中等技能劳动群体出现“中空”的主要原因。其中, Goos 等 (2014)<sup>[43]</sup>发现西欧国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产业转移、离岸生产行为; Greenland 等 (2016)<sup>[26]</sup>则认为美国高等教育一极的扩大正是因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受到了中国进口冲击。为了从理论上解释这种现象, Blanchard 等 (2016)<sup>[44]</sup>在 FK 模型基础上首次构建相应的两国间贸易模型, 并改变了劳动者能力、学习成本、生产部门以及工资的离散型假设。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自由贸易进程的推进, 其中一国内部个体间人力资本积累出现两极化趋势, 而另一国同时出现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大。对发达国家而言, 两极分化趋势不仅会带来各种社会经济问题, 同时选择降低自身教育水平的劳动群体也将对国家竞争力与潜在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选择

合适的教育投入政策十分重要。Blanchard 等(2016)<sup>[44]</sup>通过分析认为,对中层或底层群体进行教育补贴可以缓解“两极化”问题,而对高等教育水平群体补贴则会加重这一趋势,因此当前较为有效的也许是美国 TAA 项目精准教育补贴等类似措施;另外,进口贸易能对中间阶层起到保护作用,但却会扭曲生产与消费行为。Blanchard 等(2016)<sup>[44]</sup>提出的贸易自由化会为另一国家带来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张这一论断,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验证。正如前文所述,在贸易开放的最初阶段,贸易自由化带来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但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由贸易又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抑制作用,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限制于一定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突破这一人力资本积累瓶颈。

### (三) 贸易自由化影响着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性

以往理论研究常忽略贸易自由化作用中的一项重要问题:这种人力资本积累是否有效? 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性是指教育水平可以作为劳动者能力的信号准确发送给生产厂商。无论是在封闭经济体还是在开放经济体中,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Spence, 1973; Mincer, 1974; Blankenau 等, 2006; Regev, 2012)<sup>[45][46][39][47]</sup>。厂商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处于信息劣势,无法辨别劳动者的真实技能水平,只能根据教育水平制定工资,造成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问题。一方面,劳动者追求更高层次教育的目的被扭曲,劳动者深造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生产技能,也存在向劳动力市场发送更有利于自己信号的动机;另一方面,厂商有效生产过程被扭曲,厂商无法通过价格筛选出高技能的劳动者,实现潜在最大化生产。近年来大量对劳动者接受教育行为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两种扭曲仍然存在:Lange(2007)<sup>[48]</sup>测算出美国劳动者中有 15%—40% 是为向市场发送有利信号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而过多不适合大学教育的人进入了大学学习,这同时也造成大学教育的边际生产率低于职业院校。

当前,国际间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始终存在。虽然该问题并不能否定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但这使问题分析更加复杂化。Findlay and Kierzkowski(1983)<sup>[35]</sup>的理论模型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Carl Davidson 等(2014)<sup>[49]</sup>和 Vogel(2007)<sup>[50]</sup>在该模型基础上,考虑受教育者发送信号与提高技能两类动机,分别讨论了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存在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出口需要克服一定的固定成本,如果出口扩张行为是技术偏向型的,即企业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与效率参与到对外贸易中,那么贸易自由化可以缓解部分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企业出口扩张行为不是技术偏向型的,仅仅是因为出口贸易的固定成本降低,贸易自由化则会在改善部分部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同时,造成其他部门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 四、简单评述与研究展望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在逐渐为学者们所关注,但有别于以往宏观层面的研究,近年来开始重视微观个体决策的分析,试图在微观理论上修正要素禀赋理论模型的有关假设,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内生性经济增长问题。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与归纳,可以得到如图 1 所示逻辑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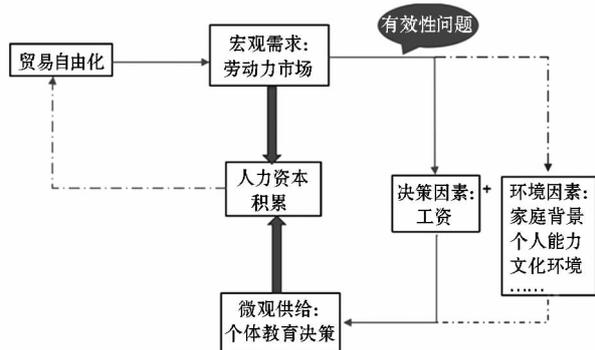


图1 贸易冲击下宏观需求与个体教育决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共同作用

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普遍认为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则有利也有弊,因此如何趋利避害是发展

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近年来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弥补了之前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认为, 在劳动力市场中, 劳动者继续教育面临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权衡, 而劳动者面临的工资差异、个人能力差异、年龄差异等因素同样会影响其教育决策; 实证研究表明, 贸易自由化正是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条件进而影响劳动者教育决策。从微观视角出发,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作用机制变得清晰与具体, 相关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首先, Findlay 等(1983)<sup>[35]</sup>对 H-O 与 H-O-S 模型进行进一步拓展, 首次考虑了劳动者教育决策行为, 构建了两种要素、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一般均衡模型。此后, 学者们在 Findlay 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针对更多具体问题增添了解释力: 一方面, 贸易不再仅仅是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一个宏观决策环境, 而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另一方面,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影响同样要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 而技术偏向型出口扩张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目前来看, 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微观角度研究仍然存在深化空间。一方面, 贸易自由化影响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并没有有效分离, 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与贸易发展至关重要。短期贸易冲击与长期贸易繁荣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会有怎样的差异? 对于这类问题, 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提供了重要研究依据, 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落实。另一方面, 理论模型构建刚刚起步且依然处于比较静态分析, 动态优化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开展。

### 参 考 文 献

[1] Stokey N L. Human Capital, Product Quality, and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587-616.

[2] Harris R G, Robertson P E, Xu J Y.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China's Growth, Trade and Education Booms [J]. World Economy, 2011, 34(10): 1703-1725.

[3] Balasubramanyam. V. N. , Salisu M. , Sapsford. 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n engine of grow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1999, 8(1): 27-40.

[4] Acemoglu D. Pattern of Skill Premia [J]. 2003, 70(2): 199-230.

[5] Robertson R. Trade and Wages: Two Puzzles from Mexico [J]. World Economy, 2007, 30(9): 1378-1398.

[6] Zhuang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08, 19(19).

[7] Saarenheimo T. Trad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in an Underdeveloped Economy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95(4): 535-557.

[8] Long N V, Riezman R, Soubeyran A. Trade, Wage Gaps, and Specific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15(1): 75-92.

[9] Cortes O. Impact of regionalisation on employment: ASEAN [J]. 1997.

[10] Wood A, Ridaocano C. Skil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9, 51(51): 89-119.

[11] Owen A L.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9, 66(1): 61-81.

[12] Glazer A, Ranjan P.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wage inequality, and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60(2): 455-469.

[13] 陈开军, 赵春明. 贸易开放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3): 86-95.

[14] Brun A L, Helper S R, Levine D I.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Experience of Mexico [J]. Review of Economics & Institutions, 2011, 2(2): 125-148.

[15] 屈曙光, 彭璧玉. 国外最低工资人力资本形成效应研究述评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4): 92-99.

[16] Rice P. Minimum wages and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the UK's introduction of a national minimum wage [J]. Economics, 2010.

[17] Chaplin D D, Turner M D, Pape A D. Minimum wages and school enrollment of teenagers: a look at the 1990's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3, 22(1): 11-21.

- [18] 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3.
- [19] Loi Jackson. A Minimum Wage Study: Teenage School Enrollment and Academic Preference [J]. *Economics*, 2001.
- [20] Edmonds E V, Pavcnik N. The effe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child labo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65(2): 401 - 419.
- [21] Arbache J S. Do Structural Reforms always Succeed? Lessons from Brazil [J]. *Wider Working Paper*, 2004.
- [22] Topalova P. Factor Immobility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on Poverty from India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0, 2(4): 1 - 41.
- [23] Artuc, E, Chaudhuri S, Melaren J. Trade Shocks and Labor Adjustment: A Structural Empirical Approach [J]. *Nber Working Papers*, 2007, 100(3): 1008 - 1045.
- [24] Autor D H, Dorn D, Hanson G H. Untangl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Local Labour Markets [J]. *Nber Working Papers*, 2015, 125(584): 621 - 646.
- [25] Bernard A B, Jensen J B, Schott P K. Survival of the Best Fit: Competition from Low Wage Countries and the (Uneven) Growth of US Manufacturing Plants [C].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2002: 219 - 237.
- [26] Greenland A, Lopresti J. Import exposure and human capital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U. 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0: 50 - 60.
- [27] Hickman D C, Olney W W. GLOBALIZATION AN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J].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2011, 64(4): 654 - 672.
- [28] Ravallion M. The Developing World's Bulging (but Vulnerable) Middle Class [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4): 445 - 454.
- [29] Dollar D, Kleineberg T, Kraay A. Growth still is good for the poor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3, 81: 68 - 85.
- [30] Atkin D. Endogenous Skill Acquisition and Export Manufacturing in Mexico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
- [31] Edmonds E V, Topalova P, Pavcnik N. Child Labor and Schooling in a Globalizing World: Some Evidence from Urban India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9, 7(2 - 3): 498 - 507.
- [32] Matusz S J, Davidson C. Globalisation, Employment and Income: Analysing the Adjustment Process [M]. *Trade, Investment, Migration and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2.
- [33] 魏浩. 对外贸易、国内就业和中国的战略选择 [J]. *经济学家*, 2013, 1(1): 67 - 76.
- [34] Dornbusch R, Fischer S, Samuelson P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and Payments in a Ricardian Model with a Continuum of Good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5): 823 - 839.
- [35] Findlay R, Kierzkowski H.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Human Capital: A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3, 91(6): 957 - 978.
- [36] Bougheas S, Kneller R, Riezman R. OPTIMAL EDUCATION POLICIE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11, 16(5): 538 - 552.
- [37] Ranjan P. Dynamic evolu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redit - constraine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ope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5(2): 329 - 358.
- [38] Moro A, Norman P, Manuelli R, et al. Endogen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Commercial Research*, 2004.
- [39] Blankenau W, Camera G. A simple economic theory of skill accumulation and schooling decis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6, 9(1): 93 - 115.
- [40] Falvey R, Greenaway D, Silva J.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djustment [C].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GEP*, 2010: 230 - 239.
- [41] Goos M, Manning A. Lousy and Lovely Jobs: The Rising Polarization of Work in Britain [J]. *Lse Research Online Documents on Economics*, 2007, 89(1): 118 - 133.
- [42] Autor D H, Katz L F, Kearney M S.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 S. Labor Marke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2): 189 - 194.
- [43] Goos, Maarten, Alan Manning, and Anna Salomons. Explaining Job Polarization: Routine -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ff shoring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8): 2509 - 26.
- [44] Blanchard E, Willmann G. Trade, education, and the shrinking middle clas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99: 263 - 278.
- [45] Spence M. Job Market Signaling [J]. *Quarterly Journal*

- of Economics, 1973, 87(3): 355 – 374.
- [46] 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 Jacob Mincer[J]. Nber Books, 1974, 29(1): 218 – 223.
- [47] Regev T. Education Signaling with Uncertain Returns [J]. B. 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12, 12(1).
- [48] Lange F. The Speed of Employer Learning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7, 25(1): 1 – 35.
- [49] Davidson C, Sly N. A simple model of globalization, schooling and skill acquisition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4, 71: 209 – 227.
- [50] Vogel J. Institutions and moral hazard in ope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1(2): 495 – 514

##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Decision

FENG Kuo<sup>1</sup>, WANG Xiao-fei<sup>2</sup>, ZHENG Shu-yu<sup>3</sup>

-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2.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3.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Tsingt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fluenc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the basis of former macro researches, this thesis continues to explore it on the micro level. In this paper, a new model based on Factor Endowments Theory is given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new problems in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Based on bot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rade liberalization changes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to affect individual or family's educational decisions; as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influenced jointly by macro demand and micro supply; additionally, skills-oriented trade expansion helps to alleviat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increase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trade liberalization; human capital; educational decision; Factor Endowments Theory

(责任编辑:郝相赞)